

Jiefangjunwenyi chubanshe

Mima

CHANGPIANXIAOSHUO SHIYING 石英 著

密码



密码

石英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书 名: 密 码

著 者: 石 英

出版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)
(邮政编码 100034 · 电报挂号 6550)

排版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激光照排室

印刷者: 解放军一二〇二工厂

装订者: 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

发行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335,000

版 次: 199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199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,001—13,000

书 号: ISBN 7-5033-0207-0 / I.179

定 价: 6.40 元 (膜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,可向本社调换)

题 序

这是一本密码书，一本人生的密码，人际关系的密码，忧伤与欢乐的密码，激扬与进取的密码。

密码之生成，皆因保密需要，或军机大计，或政经枢要，或与敌智斗，或事系千钧，一定期间秘而不宣，却又必得上报下达；也许终不揭示谜底，成为鲜为人知的疑案。

然人生之密码，有时并非专意而不宣，多因长时破译不出，甚至有人人经历之寻常事，细究，却有探索未尽的奥秘；一种必然中之偶然，也有尚待揭示的哲理。此种密码，破译——揭示——仍有奥秘，可能将与人类的存在发展并存，与宇宙之浩茫俱在。

军机政枢之密码，乃人为创设，而人生之密码，乃一部无字大书，只有读过的领悟，却无读完之豁然。

与无字大书相较，任何有字之书都小得不能比拟，然则人们仍在努力创撰有字之书，以期尽多地破译生活之密码，探索人生之奥秘，最后，全部的答案是没有的，而逐步揭示、廓清是可能的。

当然，从另一面说，人生之密码亦非什么绝密，不唯笔者自己，任何一位读者也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译者。

第一章 美好的想望与当头棒喝

一

龙海一夜未睡。十七岁的小小年纪，失眠了，大睁着眼睛和农舍的顶棚对瞪了八个小时。

他并非第一次参加工作，却仍对未来而即将走上的新岗位抱着十二分的神秘感：机要工作？到底包含着多么高深莫测的内容，实在还摸不着头脑，只是在过去半年多的政治学习和业务训练中，宗教教员反复讲到：机要工作是首长的参谋助手，指挥部的神经和耳朵；机要工作人员是最受党所信任的战士，是祖国人民忠实的传令兵。多么引人自豪的称号，多么令人激动的职责！他向往着，思索着，神绪化为眼白上的血丝，但困倦却被一腔激情所驱走。

吃过早饭，他背起背包，拎着装着随身衣服和用具的手提包，和提前结业第一批走岗位的另外三个小伙伴一起，步行十五里赶往胶济线上的一个三等小站。

行军对他说来，不是什么新鲜事，还是在前年——解放战争打得正激烈时，他由家乡的初级中学被逃选参加了野战军文工团，才半年多点，小角色还没演几个，便突然接到新的调动指令：马上去一个对外秘而不宣的地方去接受特殊训

练。那时虽也感到神秘，但有些懵懂。他毕竟还太小，头脑里有个简单的概念：组织上叫干啥就干啥，具体说来，小孩要听大人的。

穿过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，两边都是青纱帐，玉米正甩着红缨，好象是一个阵列森严的练武场。挺括的玉米叶，抖擞着锯齿，划拉着他裸露的胳膊，他却也忘记了疼感，神思已飞回千里之外的家乡：年近花甲的母亲这时想必也在这样的玉米地里操劳，拔草或是捉粘虫，庄稼的后期管理是保收的关键。快两年了，没有见到母亲和姐姐，她们来信问：“你在什么地方呀？”他复信只能回答说：“在祖国土地上的一个偏僻小村里。”他知道，年迈的母亲是多么想念他这个独生子，或许她是要不远千里倒着小脚来看他。他何尝不想母亲和其他亲人，夜里睡眠之前，一想起母亲耳上飘浮的银丝，一想到门前地里井台上那棵梧桐树，往往就泪沾枕巾。但是，母亲前来或是他回家探望，都是不可能的。他一向是很有组织纪律性的，指导员说写信不能暴露机要训练大队的住址，他说死也不能透露一个字；何况他们这里的规定是，私信是要经领导审查的，寄出去的和寄进来的都是如此，在他思想上也觉得是十分自然的，没有什么别扭，再说都是一般的平安家信，并没有什么犯忌的内容。

登上了火车，牛车般的特慢列车，每个针鼻大的小站都停。虽然这么慢，不常坐火车的小土包子还有些晕车，他想呕吐，又强忍着，胸口窝难受得直翻腾，却到底没吐出来。偶一抬眼，对面和左近的三个伙伴，各呈姿态：灵巧的谷荣不知从哪里弄来个青苹果，独自个儿在啃着，旁若无人；活跃的“小弟弟”王明光一点也不晕车，手晃荡着也不忘写日记

呢；“老大哥”苗宇凝神望着车窗外，不知在想什么……

看样子人家都不晕车，就是他姓龙的不争气！

抵达省城车站，龙海这才一块石头落地，所幸到底没有呕出来。来到车站广场，深深地吸了口新鲜空气，才把胸腔里的翻腾劲儿压了下去。

仍是步行，没有车接——也没想过那个四个轱辘的玩艺儿！步行，穿过棋盘般的、街灯稀疏的马路，来到接近郊区的军区驻地大门口，向警卫一通报，打过电话后，才获准放行进去。

军区大院，好空旷，也好气派！比农村的庄稼场院大多了。夜间，看不清楚，却也觉得出布局相当讲究。这里闻不到战争的火药味，有的倒是扑来阵阵花香。什么花？月季？还是玫瑰？好象还有夜来香。

机要处的小院套在军区大院里头，窄窄的小门也有站岗的。还没通报，就走出一位着装整齐的同志，个头不高，但看上去挺精干，眉眼不算俊秀，却很和气。他先向四位新同志作了自我介绍：

“我叫钟青，业务科的。”

他要替龙海接下背包，龙海不好意思地一闪：“我不累。”他又向王明光奔去，小王一低头，从他的臂肘下面钻了过去。只有当他转向谷荣时，小谷没有推辞，任他抢了过去。

小院里很静，树荫很浓，将好奇的柔和的月光都托在顶篷，一滴也没有漏下来。而蚊子却够热闹，在半空里成球地厮打，偶而俯冲下来，无声无息地，狠啄一口，然后，才凯旋奏鸣而去，也真够绝的。不上几分钟光景，龙海臂上、脖子上、脚上，已搔不胜搔了。

他们四个人把背包搁在水泥台阶上，再坐在上面。钟青同志去伙房招呼夜餐。不消一袋烟工夫，炊事员就挑着担儿来了，一头是箩筐大馒头，一头是一桶面汤，热情地说：“同志们，吃，不够还有。”

嗨，还不够，多大的肚子！

钟青拿一个小筐端着碗筷，灯影里，龙海觉得他的额头上仿佛泛着汗光。心里不禁暗想：这位同志，为我们可辛苦了！

几个半大小伙子也着实饿了，端起饭碗，一顿狼吞虎咽。大馒头显然是贴在锅壁上蒸的，烤了一层厚厚的焦面，真香！龙海不知伙伴们是怎么想的，反正他自己觉得进了这机要处的门，第一个印象还好，生活不错。

农家出来的孩子，要求并不高。

二

饭后，军区大院的熄灯号还没吹，天气又热，钟青单独对龙海说：“我们到军区大院走走去吧。”

龙海完全听他的，他俩信步向大院中心高台走去。原来，这里是一个小花园，中间是旗杆和水泥台座。花园里错落地竖立着电灯的灯柱，那些电灯，龙海也觉得新鲜，裹在大白圆球里，是隐色的。花园里好象还有葡萄架之类，下面是石桌石凳，不过，他们都没有坐，只是沿着花园的外径走着。

“你的情况我略知一二。”钟青言语中不时冒出一些古雅的词句，龙海并不觉得陌生，小时候在旧小说里看得很多。

现在他只是倾听。

“我听说你脑子很聪明，这次业务学习进步很快。所以，才提前调你来，也是工作需要。”

龙海听了这话，心里是高兴的。当然，类似这样的评价，他并不以为新鲜，还在他孩提时代，启蒙老师和邻里长辈们就夸说“这孩子有天赋”；上初中时，老师和不怀好意的同学在背后评论他：“龙海是聪明绝顶的。”乍参军时在文工团里，老政委说：“你能演剧也能编词儿，将来我们团的编剧就寄托在你的身上。”不过，他也很有自知之明，不具备的东西他也不打肿脸充胖子。譬如说前几个月的业务学习，从表面上看他的成绩还算可以，但他心里却很苦，连吃奶的劲儿都使了出来，学得很不轻松。原因是这译电技术需要掌握一定算法，而他在数学上恰恰是一项所短。小时候在解放区上学，文科老师是上流的，而数学老师奇缺，他直到四年级才开了算术课，根底差，参军前只读到初二上半年，刚刚学到小代数；可说是语文、历史、地理方面的小大人，数理化方面的“婴儿”。

“我的业务学习不怎么样。”他一点也不是故作谦虚，“本来我还想再好好学两个月和大家一块结业，想不到冷不丁提前调了来。钟青同志，说心里话，我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。”

“你不要谦虚。”钟青仍是这样理解他，“既然你们宗教指导员看上你了，那就说明你定能胜任。宗正同志原是我们业务科科长，是很有政治工作经验、也很有识人眼力的。”

龙海没有说话，他不知道宗教指导员是怎样看上他的，他执著地认为自己业务学业的成绩并不出色；也许，宗正同志

能够“延伸”观察，看到了他未来的潜力？

“可惜，”钟青话头一转又说，“宗正同志还不能马上回处里，他接着要办几期培训班。再说，你赶明儿安排工作，肯定是在译电科，译电科是另一位科长闻茂钧同志，下面分三个股。”

龙海凝望着前面昏黄的灯，蓦地想到了什么，经过短暂的犹豫，终于斗胆问道：“闻科长和几位股长性情怎么样？”

“呃……”钟青随手掠下五片马尾松的叶尖，贴在鼻头上嗅着，“这位闻科长在译电业务上还是很钻研的，但在政治原则上……比宗正同志差多了，主要是组织纪律性较差，说得具体点是：一贯抗上。”

龙海感到意外的是：钟青同志与他初次见面，情况介绍得这么直率，他忽然觉得自己新来乍到，打听领导的这个那个有些不妥，便不想再问。哪知钟青既已开头，就再也按捺不住，他接着又发表了对译电科三个股长的见解：

“一股股长郑华耘，业务能力不强，但老成持重，你只要不反他，他也会叫你过得去；二股股长顾蕾飞，年轻有为，今年才二十三岁，正营级，前途未可限量；三股股长武元，业务上一般，作风粗率，但处长了摸透脾气还可以。你到底分配在哪个股，我还不清楚，这只能碰运气了。”

“唔……”龙海一走神儿，脚下被一块突起的鹅卵石绊了一下。

“我们俩可以说是小同乡。”钟青也转移了话题，“我看过你填的履历表，咱们俩的村子虽说分属两个县，却离得很近。我查过县志，在明朝还是一个县，清朝到民国初年都属于一个府。你们村不是叫簸箕岭吗？”他不待龙海表示然否，

又接下去说，“我到过那里，1947年国民党进攻时，我们县独立营还在你们村东大沟沿伏击过顽八军谍报队，我那回差点‘革命到底’了。”

“您是哪年参军的？”龙海话赶话儿，随口问道。

“唔……1946年；不过是前半年，我记得正过端午节，我妈在街上还给我买了两个粽子，吃过粽子就走了。”

“您今年二十……”

“哦，二十三，属兔的。”

龙海在心里算了一下，钟青是十九岁参军的，在老家那边习惯于懂事就参军参政的“八路窝”里，十九岁出来算是年龄大的了。1946年，比自己早两年，也不算老革命。在龙海心目中，红军自然是老革命，另外起码得是三八式，才是长自己一辈的人。

不过，他今晚也很高兴，能够在这千里之外的省城里，遇到钟青这样长兄般的小同乡，也是一个幸运。

“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找我。”钟青好象看出了他的心思，“革命部队里当然都是同志，不过还是老乡更亲，这你就可想而知，我为什么单独叫你出来谈话，告诉你一些情况，也好心里有底。”

夜来香，是夜来香！多好闻的味儿，冲进龙海的鼻息。他熟悉这香气，小时候，他家有过一盆，是母亲亲手栽的，他还记得母亲栽花时的情景：那时他才七岁，可母亲已年近半百，头发里已洒出银丝；老母亲，独生儿子！

好在身边有了这位小同乡，也可能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长吧？——他总是对生活寄予着美好的希望。

三

夜深，四个小伙伴被暂时安排在前院小楼一侧的单间屋安歇。这是一处洋房式样的居室，乳白色的门窗都经过精心刻镂，连下榻的铁床也只是从电影上才见到过。龙海小时候在老家不必说了，参军后也完全是在乡村农家里驻防，从未住过这样的屋子，不免有点神秘感哩。

他们分别在四个屋角的床上躺下来，月光的柔舌在王明光黝黑的肩膀上舐舔着，引起了莫名的躁动不安。不知是天热还是各自都有心事，其他几个伙伴一时也难以入睡。

“龙海，你刚才到哪儿去了？叫我们好不放心。”还是小王先开口了。

“处里有个老乡带我到军区大院花园那边转转。”龙海语气平静而又平静。

“我知道，就是接待的那位钟青。”谷荣总是更机敏一筹，他又问道，“钟青同志是业务科长吗？”

“不是，就是一般干部。”龙海声音很低，想睡了。

“那也行。”谷荣似赞赏又似嘲弄，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有钱帮个钱，没钱帮一膀。”

小王好象对这话题不感兴趣，他兴头未减地告诉龙海：“哎，刚才你不在的当儿，我们几个看见处长了，他看上去挺老，实际上才三十四岁，是老红军，师级干部，长征过来的，一直干机要，不简单！”

“咳，四方面军的。”谷荣冷冷地插了一杠子。

“四方面军怎么的？”王明光追问了一句。

“四方面军有张国焘。”谷荣鼻子里哼嗤一声。

“张国焘是张国焘，四方面军是四方面军！”十九岁的“老大哥”苗宇这时才开口了。

“反正……”谷荣还想占上风，说了两个字又灵活地一转话头，“我哥哥的岳父是三方面军的，那才叫棒呢？”

龙海本不起插话，一听谷荣瞎说，另两个伙伴也不吭声，他这才开口了：

“红军没有三方面军。”

“怎么没有？有一、二、四方面军，就单单没有老三？”谷荣的声调也变得尖刻起来。

“就是没有嘛！”龙海说不出为什么没有，但他记得肯定是没有。

“你这人，又犯老毛病了！”谷荣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，先向龙海发出一个警告。

龙海明白他说的“老毛病”指的是什么。在机训大队政治学习阶段中，班长谢楷模对他就要求最严，一言一行都盯得很紧，只要他知道的知识性问题龙海说了出来，他在生活会上必定批评为“个人英雄主义”、“好表现”。那么作为班长的骨干、入党培养对象谷荣也便随着加大火力，直到把龙海批得“心悦诚服”为止。

业务学习阶段，调整了班排，谢楷模到另外一排当副排长，谷荣也随着去了，龙海才算避开了那个交叉火力网，谁知这一提前结业又和谷荣凑到一起来，咳！

现在，他不想再说什么，忍着吧，就看明天自己被安排到哪个股里，只在一个科不在一个股也是好的。

“我说龙海！……龙海！”谷荣穷追不舍，高声叫着似睡未睡的龙海，“你怎么能这样武断地说没有三方面军？这可是

个原则问题!”

“咳，休息啦，有话赶明天再说。”“老大哥”苗宇制止他。

“……取消主义的典型!”……谷荣说是不说了，却还是悻悻然地赘了一句，他批人批惯了，这些都十分自然，十分顺口。

月光又从王明光身上移到龙海的脸颊，他轻轻地别转过去，不愿叫别人看见他不那么舒展的面容，尤其是不愿意暴露于谷荣眼底。但他又相信今夜这不愉快的口舌只是一个插曲，主要的还是美好的遐想：机要工作人员是党最信任的，是人民忠诚的传令兵。

半夜里，月光偷偷窥视着他，一丝甜笑还挂在他的唇角，想必是正在做一个什么不错的梦。

不知这时谷荣是不是也注意到了？

四

幸运和第二天的旭日一起来临，龙海被分配在译电科三股。而且，恰恰“老大哥”苗宇和王明光也在三股，谷荣呢，单独被分在二股。

三股共有七个台务组，苗宇在与上级军区通报的台务组，王明光在公安系统台务组，而龙海是在与一个下属的三级军区和一个地委通报的台务组。

一个台务组按说应有三至四人，因为人手短缺，这个第六台务组只有他和他的组长。

股长武元引着龙海来见组长许祥。他这时正光着膀子，

头上扎条湿毛巾，汗流浹背地低头工作。

“许祥，给你送生力军来了！”大络腮胡子的武股长满口沂蒙腔。

许祥抬起头，溜了龙海一眼，然后勉强地笑笑：“嗯，好好。”

龙海望了股长一眼，武元冲他点点头，龙海才在许祥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。

“好好跟老同志学习。”接着武元又叮嘱许祥，“小龙刚来，多指点他点儿。”他一转身，回头又补了句，“要耐心一点儿。”

许祥没说话，又是淡淡地一笑，这才停下手来，把电报纸和铅笔递过来：“你们在机训队都进行了业务学习，就那么写，那么算，很简单。来，我报码你写，这就叫双人配合工作。”

“嗯。”

一个报码，一个连算边写；一个一意独行，一个诚惶诚恐。当报码者遇到生疏的字词需要翻查底本时，龙海这边是从容的；当报码者遇到电报稿上的字词记得较熟处，就爆豆般一口气念下来，追得写算的生手心忙手乱，苦于应付了。

报码者偶一抬头，看出龙海的窘迫，他皱了一下眉头，但嘴上的速度半点没有减慢。

龙海实在无奈，自感笔下算得有错，低声递过一句：“老许，您慢一点儿！”

“慢？还怎么慢？！再慢还不如我一个人抠哩！”许祥憋了半天，终于爆炸了。

龙海没有反应，但心在扎疼，拿铅笔的手在颤抖。

“还能写吗？”许祥白净的小脸涨红了。

“能。”回答并不是十分有力的。

“那……我接着报码。”许祥的语气稍稍有点缓和。

然而，他还是同样的速度，同样的追迫，龙海不再请求他减慢，只是咬紧牙关，拼命追写。

许祥嘴上稍停，探头向前察看，龙海铅笔下的码子失去了工整，个别的还有些潦草。

“你怎么搞的？”许祥的眼睛瞪得滚圆，大声喝斥。

整个办公室都震动了。王明光转过头来，一双调皮的眼睛吃惊地眨动着；苗宇的办公桌在对面，他关切而又无可奈何地移动了一下身子。

武股长这时不在，听说到科里开会去了。

许祥还在火头上，讪笑着冲龙海说：“你看哪个台上的新同志象你这样？前天武股长还说：这回提前分配的都是业务学习的优等生，说分一个最好的给你，就这？那还不如我一个人包了呢。”

他说着，烦乱地抓下了头上的湿毛巾，稍稍镇定了一下，显然是作了最大的克制：

“这样吧，小龙，咱们先校对这一半，校完了再继续发。”

龙海听命地点着头，他念，许祥翻着校本。当念到第三十组码子时，错了一个码儿，许祥还算耐心地说：“改过来，”念到第四十三组时，又错了一个，许祥一瞪眼：“改过来！”第六十七组中，又错了一个，许祥先是鄙薄地一笑，接着是连斥责带挖苦：

“你到底是怎么搞的？！”

龙海眼也未敢抬一下，再接着念，他一面念一面暗暗祈祷着：再可不要错了。心里愈惶恐不安，口唇也不听使唤，声儿也有点颤抖了。

“天儿这么热，你还打摆子？”许祥显然是故意这样说。

好歹念到第九十八组，糟糕！这组四个码子中竟错了两个。许祥心里一动：哦，好象是自己记错了，又好象不是，不！不！肯定还是他写错了，算错了！刚刚校完了一百组码子，许祥把手里的铅笔啪地一扔：

“我们的规定是不得超过百分之二，可你……小龙，超过了一倍半——百分之五。这样下去，可不行啊。”

龙海木然不语，就象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冰，将他冻僵了。

一只知了在院中的洋槐树上干涩地鸣叫，不知是为之着急，还是幸灾乐祸地看热闹？

“这样吧，”许祥的语气再次松弛了一下：“小龙，你自己先慢慢往下校，我到外面打会儿球。”

他倒是说实话的。

许祥离开了办公室，龙海一个人翻校本，一个人改正错码，进度虽然慢些，神经的发条却稍稍放松了些。

但，一颗小小的心翻腾着五味：是遭斥的苦涩，自尊的伤痛，难解的困惑，潜在的郁懣以及烦乱的自责……

在他过去的十七年还不到的经历中，有谁对他这样无情地申斥和挖苦过，好象只有本村财主的恶少，还有机训大队的班长谢楷模？啊，不！不！这是自己的革命同志，不能和财主的恶少相比。不能……

都怪自己不争气，业务学习不够火候，跟不上老许报码